

上 雕 7 震武林



曹力群作品集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雕剑震武林（上）

曹力群 著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《雕剑震武林》

曹力群著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京朝阳区京精印刷厂印刷

41 千字 787×1092 毫米 1/32 开 21.5 印张 2 插页

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ISBN 7-104-00763-6/I·342 定价(上、下):24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举报电话:(010)62251794

内容提要

江湖恩怨，武林仇杀，何时能了！为报杀父之仇，铲除武林败类，欧阳庆寿师从武林第一高手——玉虚圣人，苦练数载。出道江湖，即与仇人匪党定下螺盘谷八月中秋决胜之约。

孰知螺盘谷此去险诈百出，欧阳庆寿与武当七小，虎儿、郑静茹、沈雪苹等联袂力战赤炼帮群魔。于是，螺盘谷演出了一场震撼江湖，高手如林的旷世大战……

小说情节曲折、环环相扣。名师之徒欧卫小侠，神雕相随，又巧遇女扮男装同门师姐妹，一见钟情白玉霜，其情何归？确实迷离。加之武林纷争渊源复杂，小侠要报杀父之仇，铲除武林邪道赤炼帮，实非易事。故一波九折，终究谁执牛耳，还待最后定夺。

这是一座偏僻小镇，而且地处环山之中。

小镇虽然偏僻，却是麻雀儿虽小，五脏俱全；茶楼酒店，客栈杂货，应有尽有。

小镇名鱼渡坝，因为它地当川、陕、鄂三省交界处；东往湖北，南达四川，北通陕西，为三省的交通咽喉要道。

因此，这座鱼渡坝小镇，一年四季，也就往来客商行旅川流不息，使这座小镇日益繁荣，各行各业，全都生意兴隆。

鱼渡坝镇上有东、南、北三条街道，街道的宽度虽然足可容得两辆马车通行，长度却不到半里。

在西街上，有一家全镇最大，设备最齐全，兼营饭馆客栈的酒楼，生意本来不错，却因为经营不善，已经数度易主。

自从五六年前，改名“四海居”后，在新店主的改善经营下，生意才日益兴隆，越来越盛；所有来往的过路行旅客商，打尖住店，都以“四海居”为宜。

“四海居”的经营方式是：对客人招待亲切周到，厨房里做出来的菜肴绝不马虎，色香味俱佳，酒里面也绝不渗水，价钱绝对公道，使来过的客人还想来第二回。至于客栈方面，房间、被褥绝对干净，使那些住店的客人，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

只是“四海居”虽已易主多年，但这位新店主是何许人？

姓名都无人知道，也从未在店中露过面。

多年来，店中营业一切，全都由一位帐房先生负责。

起先，街坊邻居等人因为好奇，虽曾多方探听这位店主是谁，却仍是不得而知。日子久了，也就习以为常，不再探听了。

账房先生自称姓陈，名常春，虽然已是五十七八岁的年纪，头发已现花白，但身体却很硬朗结实，只是腰背略微有点儿变驼。

陈常春为人很和蔼可亲，整天总是笑口常开，完全是个生意人的样子，一天到晚，手上总拿着一根旱烟杆，好像这根旱烟杆就是他唯一的伙伴，吸旱烟是他唯一的嗜好。

陈常春为人不但和蔼可亲，而且诙谐、风趣、健谈，空闲时常逗得店伙计们捧腹大笑。

他说话的陕西口音很重，为人更乐善好施，对济贫恤苦的事情绝不后人，而且出手大方，有求必应。

于是，一些好事的街坊邻居，便替他起了一个外号“陈善人”。

陈常春每隔半月，必离店去和店主结帐一次，多年来从未中断，他每次离店，店务都交由一个名叫于四的店伙计照料。

于四年约三十来岁，生得粗眉大眼，黑脸膛，七尺高的身材，很瘦弱，但却无病容。

他的一双手掌特别大，眼神很亮，说话时总是小声细气的，似乎有点装模作样，但是，却不会令人生厌。

四海居诺大一座酒店，上上下下，除这两人较为奇特外，

其余的伙计都是在当地雇请的。

本来在这三不管之地带，藏龙卧虎，要是真没有几下子，想做这种买卖，还是不太容易。

只有四海居多少年来从未出过事，且能生意兴隆，是为不易。

那就要看是何等人物来做这种买卖，所谓事在人为。

四海居如此出色，还不是事在人么？

寒风飒飒，雪花纷飞，天气显得寒冷异常，隆冬季节，已届年关，生意人多半出清底货，预备返乡过年。

鱼渡坝街上看来十分冷清，四海居旅客虽然不多，但酒客却还不少。

这些客人或是借酒驱寒，或为交谈生意，是以人客不绝，生意好得出奇。

陈先生含着烟杆，双眼喜得眯成一条缝，正当他结完客帐，悠然自得之时，蓦地门口一声“无量佛”！

他当时一愕，扭头一看，原来是位道爷。

但见这位道爷年在六十开外，白脸膛，长髯拂胸，红光满面，身穿玄青缎子道袍，袍宽袖大，衣着单薄。

在这样冷的气候下，毫无畏缩之情。

神采奕奕，手执云帚，真是仙骨道体，飘逸出尘，令人一见，即有一种亲切钦敬之感觉。

陈先生这一错愕之间……

老道已跨步移至柜台前，抬头朝先生身上略加打量一番，尤其对那支烟杆，特意的注视一眼，微笑而立。

陈先生暗想，敢情老道也是来饮酒的，急忙恭身抱拳笑

道：“道爷您好，敝店楼上设有清静坐位，您要饮酒，请上楼，小店还存有多年花雕，只管吩咐，包管招待周到，定会舒适可口，你看！”

谁晓得老道很怪，并不理会他这套生意话，单掌一打讯问，笑着截断陈先生的话道：“借问施主，贵号主人可是复姓欧阳，单名一个俭字么？”

陈先生突见道爷问起店东姓名，脸色骤变，惊异不已，暗忖：“道爷进店，不为饮酒，而询问主人姓名？”

“然则他又怎会知道我就不是店主？而专探听欧阳贤弟？其中若非另有文章，断不如此，事出突然，怎不叫人惶惑。”

旋即一想这老道明明是在借问，我何须如此惊慌失措，显露破绽，我只推搪推搪，不就行了。

经此一想，神智立刻复原，满堆笑容道：“道爷，您请里边坐，先吃杯酒暖一暖，免得受寒。您不是问我们店东的姓名么？不满您说，他姓杨，是位书香子弟，皆因不善于做这种买卖，才托我代为照管，这位店东，长年不到店里来。道爷，您刚才问什么姓欧阳的店主，委实还不大清楚，请您多多包涵。”

说着拱手点头，赶忙笑着往里让客。

老道听帐房先生这么一说，略略一愣，随即眼珠一转，微笑点头，也不言语。

老道迳自上楼，坐在靠街面的桌旁，要来一壶酒，几碟菜，在那里自斟自饮，像没事人一样。

陈掌柜目送老道上楼，心中只嘀咕，想道：“这道爷来得这么奇特，他怎知欧阳俭之名？我想这位妹丈自经我劝告之

后，毅然避走鱼渡坝，隐姓埋名，旨在防敌避仇。

几年来都相安无事，就连街坊邻居，也不知他的姓名。

我和老道实无一面之缘，平素又未闻欧阳贤弟谈起过，何以他进店就丝毫不差的说出欧阳俭之名字？确实蹊跷可疑。”

细观老道慈眉善目，春风满面，极似一位忠厚长者，绝非歹恶之徒，真是百思不解。

他这里一再推想，终究想不出究竟，眉头紧锁，无可奈何。

只好暗囑于四，前去周旋，或能得到一鳞半爪也未可知。

于四为人异常机警，看出掌柜的脸色凝重，知道事非寻常，听掌柜的嘱咐，当即点头转身上楼。

老道正面向街口，拿着酒在低斟浅酌，神态甚为悠闲。

于四就借招待客人之便，上去搭讪：“道爷，您好？”

老道慢慢回过头来，一看是位伙计，也未在意，不过，却将于四打量了一下，笑着点了点头，也未说话。

此刻于四嘴里虽是说着话，眼睛可没停，一个劲儿朝老道身上看了半晌，心说：“怪呀！从道爷身上，怎么也看不出丝毫异样，莫非先生看走了眼？”

又见老道微笑不语，暗道，我再从言语间探询一番。

接着哈腰笑道：“您酒菜都冷了，要不要让小的替您换壶热酒？把菜再热一热？”

说完，也不等老道回话，伸手就想抄盘拿壶。

老道这会子才看清楚于四身材相貌，实不像是在酒店里的伙计。

再一看那双手，不由点头。

心想：“怎的这般武林人物，却都隐迹在这种场所，真是江湖风险重重，将如何结局。”

他正在触人怀情，慨叹不已，见于四要拿壶，这才说道：“伙计你请稍缓，我还有话问你。”

略为停顿一下，望着于四继道：“贫道幼学星象，略通相理，从相上看，你绝不是在酒店中厮混的伙计。”

你眉关深锁，印堂不明，似有隐忧，眼下即将发生大事，能否将身世对贫道述说，或能化解一二。

请恕我直言相询，能否见告？”

于四听完这一席话，脸上一红，心说：“这倒好，先生要我来探询他，如今反叫他问上我，这真是邪门。”

此刻人家既是问话，自难拒不作答，为了想得到点什么，说不得，我算是和他泡上了，忙笑道：“小的名于四，爷娘早歿了，孤身一人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只不过在这里混碗饭吃，哪来隐忧，您这个相可看走了眼。

道爷，小的还没有请教您是哪个仙观，法号怎么称谓？”

说完这眼神只盯着老道，等人家回答。

道人这时双眼突睁，精光外溢，笑道：“贫道闲云野鹤，四海为家，无一定处所，也没名号，你就叫我老道罢。适才相询，你既不愿直言，贫道也不愿多谈，你还是先行结帐，我还有要事赶办，我们改日再见。”

于四见道人睁双目，蓦地精光四射，慑人心神，不由一惊。

见老道要走，也来不及细想，赶忙说道：“道爷您不要见怪，小的委实没有隐忧，您看外面风雪正大，天气又冷，您

穿得这样单薄，不如再饮一壶热酒，暖温一下，起身不迟。”

话还没说完，就要提壶。

不想小小的一个酒壶，竟未提动。

暗忖：“怪呀，这壶才多大，我会提不动，莫非是老道弄鬼？”

心中就透着不服，再一用力，仍未动分毫。

这一次可是注上了意，原来他这里用力提壶之际，老道单手指微向外扬，只觉有股力道，压住壶身，任你于四用尽气力，也休想动得它分毫。

这一来，可把于四惊得目瞪口呆，怔怔的望着老道出神。

但见老道气定神闲，微微点首说道：“好意心领，勿须劳神，贫道自去帐房结帐，适才之事，望勿挂怀，你我改日再见。”

说罢，迤自下楼到达帐房结帐。

于四也不晓得送这位道爷，仍旧站在桌旁，呆呆的出神。

老道下得楼来，迤到柜房，取出小银一锭，要陈掌柜的结帐。

陈先生总觉得这老道与人不同，就是说不出不同在哪里。

当老道乍进门，就探询欧阳俭姓名，难免心怀疑问，只不明白老道是何种路数。

但一想老道出家人，吃的又不多，这钱还是不要的好。

不知怎的，陈先生是存心要和这老道一结方外之缘。

他见人家银子已经取出，忙笑道：“小店设施不全，招待又不周，您酒还未吃好，酒资能值几何？就算在下请客，不成敬意，您就和我结个方外之缘吧！”

说着即推着道爷掌银子的一只手，满以为这位道人，会领他这份情意。

岂知老道怪异得很，既不将手收回，也不说话相谢，二人你来我往的推让了一阵子。

老道见陈先生心正意诚，暗地里只夸赞。

唯独这银子必须留下，而自己又不愿久停，暗中可就打了主意。

老道随顺手推之势，一弹中指，银子则顺着掌柜的手臂，噓的一声，似银光一霎，溜进柜中。

陈先生见道人弹指之间，那锭小银疾快如飞，顺臂而过，想接都来不及，不禁一惊。

刹那间，老道已闪身出门而去，步法轻快已极。

此刻再要叫老道转来结帐，已经不及，心中非常懊悔。

心想：“人家出家人哪有闲钱吃酒，这锭银子少说也要吃好几次，如今，多收人家出家人的银钱，于心何忍。”

他越想越难过，又无法退回，无可奈何，只好拿出银子，用手一秤，约有两两，心中分外的过意不去。

他想着还是先代老道保存，日后再行还他也不算晚。

他有了这个打算，随手将银子往柜里送。

陈掌柜的正要将银子往柜里送，有意无意间摸着银子并不光滑，宛如有痕迹几道，但又不像是花纹，甚为惊奇。

随拿到亮处一看，只惊得他张口结舌，半晌做声不得。

银子上哪有裂痕花纹，原是银上刻有“留神贼党，寻仇暗算。”歪歪斜斜，八个小字。

细看字迹，非为刀刻，乃是武家上乘内功“混元金罡指

力”所缚。

从时间上推测，显然是老道在推让银子的时候，做的手脚。

由此，即断知老道确已技入化境，善意示警。

然则老道对我等，何以会知道得这样清楚？

又何以要如此关怀？

他究竟是哪路人物？

搜尽枯肠，也得不出结果，不由脸色沉重，心惴难安。

暗道：“我不如待店中打烊，找于四商量，再作处置。”

原来这四海居的店主人，确是复姓欧阳，单名一个俭字，鄂省荆州人，早年父母俱丧，孤身一人。

在幼年间，偶遇一武林异人，见欧阳俭资质禀赋，均属上乘，又是孤苦一人，遂动惜才恤孤之心，收归门下，传授技艺。

这位异人原是武当名宿，技艺超群，剑术绝伦，一生行侠仗义，救世济贫，从不收徒。

自从破例收欧阳俭之后，即洗手归隐，专心教授徒儿。

欧阳俭生具异禀，每学必会，且悟性极高，能举一反三，十余年来，尽得乃师真传，大有青出于蓝之势。

且年已二十出头，一表人才，技艺亦至上乘，方奉师令行道江湖。

欧阳俭自出道江湖，十数年未遇敌手，只是心性急躁，骄气凌人。

但他嫉恶如仇，江湖屑小，武林败类，只一碰上他，非死即伤，下手毫不留情。

因而仇怨结得也多。

江湖上见他技艺超群，出手狠毒，故都称他为“圣手追魂”。

川陕鄂三省之绿林道，只提到圣手追魂，无不忘魂丧胆，惧之入骨。然他自恃艺高，根本无所惧，从来个人只剑，济困除恶。

圣手追魂在三十多岁时，无意中结识一位武林义士，此人姓常名如春，就是四海居的帐房先生。

这常如春亦得名师授艺，功力不弱，父母去世，遗下幼妹，及些许家产，他谨守家业，偶而作些济困除恶之事。

无如此人生性淡泊，少与人争，故而江湖中极少知其人。

他久欲去家远游，只为妹子年幼，放心不下，终未如愿，平日无事，教妹习武，岁月甚为清闲。

这年，其妹二十有余岁，亭亭玉立，深具姿色，不料偶为一歹徒垂涎，深夜至家相扰，被常如春打败，追至陕鄂交界处，适遇欧阳俭，未查清详情，放过歹徒。

两人误会，遂致动武，结果半斤八两，胜败不分，彼此敬服。

经说明原因，消除前嫌，言归于好，被常如春延住家中，结为兄弟。

常如春久存云游之想，只为妹子未有妥善归宿，不得已暂留家中。

及见欧阳俭一表人才，武艺出众，能与妹子匹配，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美满姻缘。

他私下里有了这个念头，不惜费尽口舌，促成这件姻缘。在欧阳俭方面想，自己孤身一人，从未有立家的打算。

自与常大哥结为兄弟留住常家以来，常如春对他从不当外人，情胜骨肉。

心想将来如何图报，实难预料，何能再娶其妹，故最初坚不答应此件婚事。

但经不起常如春再三解说，方始应允。

完婚后，夫妻恩爱异常。

欧阳俭在江湖中奔荡十余年能得此归宿，自觉也是缘份，自己有家有室，过去那种骄气，则已十去五六。

常如春自妹子嫁与欧阳俭之后，心事已了，无牵无挂，如是出游之心复炽。

他即将家业全数交由妹丈欧阳俭料理，已则只身外出，游历四海，以偿宿愿。

欧阳俭自常大哥出游后，在家一心助妻理业，一年多极少过问江湖中事，生活悠闲，甚得其乐。

年后，生得一子，取名庆寿。

不幸其妻产后失调，偶得重症，延至一年，不治而亡。

欧阳俭悲恸之余，万念俱灰，意欲削发出家，以终余年。

奈儿子方两岁多点儿，心终不忍，如是闭门不出，抚子过日，专等如春回来再作道理。

不想常如春自离家后，音讯全无。

就这样过了三年，寿儿已经是五岁，孩子酷似其母，一派纯真，秀逸超群，端的讨人喜爱，欧阳俭见此子，如见其母，心中甚为幸慰。

寿儿一岁多就失去母爱，幸得欧阳俭视子如命，真是百依百顺，从三岁上就给孩子打下武功基础。

父子俩朝夕不离，相依为命。

这日，欧阳俭正在逗子嘻嘻，突见常如春风尘仆仆，转回家园。

兄弟俩久别重逢，自有一番说不出的喜悦，叙不完的衷肠。

如春闻妹产后身亡，亦甚悲痛，幸得此子，能慰衷怀，且能慰妹于九泉。

常如春虽是终年在外，他的功力并未抛弃，反而更为精进，只是为人老成持重，一派斯文，常年离不开他那支旱烟杆。

日子长了，这旱烟杆也就成为他随身的唯一兵器。

几年在外，常在江湖中露面，事情管得不少，只是为人老好，江湖匪类碰上他，总是略加惩罚，然后加以劝导放去，从不施杀手。

江湖上慑于他艺业超人，人又忠善，都称他为“铁杆善心”，却真名符其实。

且说欧阳俭与常如春久别重逢，当即吩咐摆酒，接风洗尘，兄弟俩在酒席宴上是叙不完别后情愫。

酒至中巡，常如春停杯在手，望着欧阳俭半晌，叹息一声，而未说什么。

欧阳俭见状，心中一惊，暗忖：“舅兄性如闲云野鹤，看得开，想得远，从不唉声叹气，今日重逢，正该高兴才对，何以一反常态，莫非有重大而不可解之事，值得如此？”

他思之良久，不得其解，随即笑问道：“我们久别重逢，理应畅谈别情，兄弟俩欢聚一番才对，何以大哥反而唉声叹气，是否有重大之事发生而值得如此？”

常如春苦笑一下，摇摇头，仍未说话。

常如春为人持重，他素知欧阳俭心性急躁，铁胆傲骨，从不服人。

如果将自己回家的原因，直言相告，难免使妹夫怒气填膺，铤而走险。

经自己斟酌再三，觉得还是待机相告，缓而图之为妙，故而只是于酒席中摇头而叹，不发一言。

其实常如春是过份持重。

欧阳俭自这几年来，将过去的骄气，一扫而空，尤以爱妻亡后，更是心灰意懒，哪里还像当年那样骄横。

只是常如春终年在外，这些变故，他又怎能知晓？

常如春离家出外，足迹遍达陕、鄂、川、湘、云贵各地。

当他在外第四年，正是出陕西进湖北之际。

于一个偶然的巧遇，无意中碰到十年前横行川陕鄂的秦中双虎，镇山虎郑强的手下，谈论他们近年来在陕鄂等地为非作歹的经过，得意非凡。

言语间对他们的首领郑强，十分感佩，因而顺口说出那郑强意欲邀请能手，打算寻找圣手追魂报仇雪恨，目前还正在暗中计算中。

铁杆善心突然得此消息，非常焦急。

因为秦中双虎十年前在鄂北做案，被欧阳俭无意撞上，双方一言不合，遂致动武。